

# 遠去的星星街

文學漢林

林海平

最先消失的，是氣味。

星星街的氣味，是分時段的。清晨是煤球爐初燃的煙味，混着隔夜馬桶刷洗後的鹼水氣，清冽又有些噁人。到了晌午，各家廚房的油鍋次第爆響，菜籽油、豬油、豆瓣醬的濃香，便從那些低矮的門窗裏洶湧地漫出來，在狹窄的街面上碰撞、交融，織成一張看不見的、溫暖的網。黃昏則是複雜而疲憊的，是肥皂泡、炒白菜、男人汗衫和木頭傢具混合的氣息。而現在，我站在這條已被拓寬、兩旁豎起嶄新樓盤的街道上，用力呼吸，只有汽車尾氣的微辛，和水泥、塗料尚未散盡的、生硬的味道。那股曾經充盈肺腑的、活色生香的「人氣」，一絲也無了。

星星街不長，從東到西，不過百十來步。路面是青石板鋪的，年頭久了，被無數雙腳磨得中間低窪、光亮如鏡，下雨天，便積起一汪汪清澈的天。街兩旁的屋子，多是木板房，二樓往往探出一截吊腳樓似的窗台，晾着萬國旗般的衣衫。我家隔壁，是羅裁縫的舖子。他人瘦，話少，鼻樑上架一副銅邊圓眼鏡，鏡腿用白線纏了又纏。他踩縫紉機的「嗶嗶」聲，是星星街最穩定的背景音，從清晨響到深夜，像不知疲倦的心跳。我童年的許多個午後，就趴在他窄窄的案板邊，看雪白的粉餅在深色布料上畫出神秘的弧線，聽剪刀「咔嚓」一聲裁開

織物，那聲音乾脆利落，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決斷。空氣裏浮動着棉布的清香和熨斗蒸汽的潮熱。羅裁縫偶爾會從老花鏡上緣抬起眼睛，看我一眼，不說話，只從鐵皮罐裏摸出一顆水果糖，輕輕推到我面前。那糖在舌尖化開的甜，和他舖子裏永恒的光線、溫度、聲音，一起縫進了我記憶的經緯。

街西頭，是鄧奶奶的煤球店。她總繫着一條藏青色的圍裙，圍裙上永遠有拍不淨的煤灰印子，像一幅抽象的地圖。她手掌烏黑，指節粗大，可一笑起來，滿臉皺紋便像菊花般舒展開，慈祥得讓你忘了她手上的黑。傍晚，她會在店門口支起小泥爐，用一把破蒲扇，不緊不慢地扇着，熬一罐子綠豆粥。粥香混着煤煙味，飄滿半條街。孩子們玩得一身汗泥跑過，她總會叫住，舀上半碗晾着的粥：「囡囡，來，敗敗火。」那粥帶着柴火的煙火氣，粗糙，卻直暖到心底。那時覺得，羅裁縫的「嗶嗶」聲是星星街的白天，鄧奶奶的粥香，便是星星街的夜晚。

街中段有塊略微寬敞的空地，是我們的「宇宙中心」。男孩們拍洋畫、滾鐵環，煙塵飛揚；女孩們跳皮筋、抓石子，歌聲清脆。最期盼的，是「磨剪子戥菜刀」的吆喝聲，和補鍋匠那副挑子「叮鈴咣啷」的聲響。只要他們一出現，整條街便像過節。大人們拿出鏽鈍的刀



街兩旁的屋子，多是木板房。 AI繪圖

剪、漏水的搪瓷盆，圍攏過來，邊看手藝邊嘮家常。我們則鑽在人縫裏，看火星從砂輪上四濺，看錫塊在烙鐵下融化，覺得那簡直是世界上最神奇的魔術。那些粗糙的手藝人，和他們的手藝一起，構成了星星街最堅實、最可信賴的底色。

後來，我外出求學、工作，星星街在家的信裏，日漸斑駁、褪色。羅裁縫的眼睛徹底壞了，舖子關了。鄧奶奶過世了，煤球店早被便利店取代。青石板路被撬起，鋪上了平整但冰冷的水泥。木樓拆了，原地豎起貼着亮瓷磚、裝着防盜窗的樓房。老街坊們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散落到城市各個新建的小區。星星街，這個名字本身，都快要從地圖上被新的路名覆蓋了。

今天，我因舊城改造的資料收集，重新回到這裏。站在曾經是街心空地，如今是一個連鎖超市停車場的位置，我茫然四顧。那些具體可觸的坐標全部消失了，我像個闖入陌生地域的遊魂。夕陽把簇新樓房的玻璃幕牆染成一片虛浮的金紅。

我沮喪地轉身，準備離開。忽然，一陣熟悉得讓我心臟驟停的「嗶嗶」聲，極其微弱地，從超市旁邊一條尚未拆完的狹窄後巷裏傳來。我循聲望去，在一間臨時搭建的、低矮的拆遷辦公室裏，一個白髮蒼蒼的背影，正伏在一台老式縫紉機前。光線昏暗，我看不清他的臉，只看見他脖頸彎成的、熟悉的弧度，和那隨着踏板起伏的、瘦削的肩膀。

是……羅裁縫？

我僵在原地，血液彷彿凝固。那穩定、細密、帶着某種古老韻律的「嗶嗶」聲，像一條看不見的線，瞬間穿針引線，將我被現代化景觀切割得支離破碎的記憶，嚴絲合縫地重新縫合起來。那些氣味、聲響、面孔、溫度，排山倒海般呼嘯而至。

我沒有走過去相認。我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裏，聽着。直到夜色完全吞沒小巷，那「嗶嗶」聲也未曾停歇，像一個固執的心跳，在新時代龐大的寂靜邊緣，微弱地，但清晰地，為一條已然遠去的街，打着最後一件看不見的衣裳。

## 發光的日子

廖柳

光

光從窗格落下  
分成幾塊明亮的棋盤  
塵埃在裏面漂  
像小小的漂流者  
我坐在光邊緣  
看它一點點推開陰影  
照到桌上的杯子  
照到我沒寫完的清單  
那些拖着不走的事  
在光裏變得坦白  
我終於願意承認

石榴花開

院牆斑駁  
磚縫裏長出細草  
石榴樹把紅舉到窗前  
像有人遞來一封急信  
我讀着讀着  
手指沾了花粉  
門外腳步聲停又走  
花仍開着

不管誰來

梔子香

白花不張揚  
卻把夜染得很深  
香從院角慢慢走出來  
繞過桌腳  
停在衣襟  
我把一朵放進書裏  
隔幾頁仍能聞到  
像舊人  
輕聲叫我名字

## 時代詩行

### 一條會開花的河

藍飛燕



他見過許多河。渾的、急的、乾掉的。只有這一條，會開花。開的是水性楊花。

這名字不好聽。老祖宗用來罵人，說誰輕浮，誰靠不住。他不管這些。他只曉得，這花，性子最烈。

那年夏天，城裏來了個老闆。肚子挺着，皮帶繫得老高，站河邊說：「這條河，搞旅遊，能掙大錢。」村長陪着笑。老闆手一揮：「把那些花拔了，種荷花。遊客認荷花。這白花花一片，素，不上鏡。」沒人吭聲。他走過去。就一句話：「這花，拔不得。」老闆斜眼看他。他蹲下，手探進河水。涼。水草滑過指縫，癢癢的。他掐斷一截嫩莖，舉起來。斷口滲出清亮的汁液，有股青氣，像雨後新割的草。「知道它為啥叫水性楊花嗎？」他問。「它挑水。」他站起身，把話擱下。「髒水不活，渾水不長。你往河裏倒一滴柴油試試。三天，就三天，這一片，全爛給你。」

河面靜了。風從山口灌下來，滿河的碎白花朵軟軟地晃。那動靜，像它們在互相碰頭，竊竊私語。它們不怕。

老闆走了。村長蹲他邊上，抽旱煙。「你小子，這輩子就吃虧在這張嘴。」他不答話，伸手撈起一朵落花。花瓣薄得透光，攔手心顫巍巍的。三片白瓣，護着一撮鵝黃的蕊。小得很，也乾淨得很。湊近聞，有股淡淡的腥，水腥，混着極細微的清甜。

這就是水性楊花。罵名背了幾百年。誰替它說過一句話。沒人替它說。只有這條河，還有河邊的人，知道它的好。

小時候，他媽總在天朦朧亮時擡竹筏下河。長篙一點，筏子滑進花叢。她腰彎下去，手快得像織布，一掐一扭，嫩莖就離了根。他跟在後頭，抱起濕漉漉的花莖往回拖，水珠子甩一臉。那會兒窮，這就是菜。焯水，涼拌，滴幾滴香油，嚼起來咯嘣響，滿嘴脆甜。後味有點涼，像含了顆薄荷。

村裏老人說這菜清熱。誰家娃咳了，男人上火了，不用找藥，去河裏撈一把煮湯，一



●白花花一片，比雪乾淨，比石頭篤定。 AI繪圖

碗下肚，嗓子的火就滅了。

他蹲久了腿麻，索性坐在岸邊。看那花，根死咬着泥，莖軟得像沒骨頭，花卻浮在水面任風吹雨打。世人都笑它輕浮，其實它最硬氣。水淨則旺，水髒便死，半分商量也沒有。比人乾淨，也比人明白。

這些年他見過太多死河。每次回村，總要來看看。遠遠望見白花花一片，他心才落定：它還在，這河就還活着。

那天傍晚，他獨自撈筏到河心。四野靜了，蟲聲剛起，稀稀疏疏。晚霞燒在天邊，把河面染成鏽紅。白花開在霞光裏，一朵一朵，像剛剛點亮的小燈盞。

他躺下。筏子輕輕地晃。水聲就在耳朵底下，咕咕地，像河在說夢話。頭頂是花，身下是花，遠處近處全是花。清白的花，托着他在水上漂。忽然想起他媽。那年她送他出門打工，站村口老榕樹下，就一句：「莫學水上浮萍。」他回來了。沒成浮萍。他成了這條河裏的石頭。

水性楊花。它柔嗎？柔。根拽着泥，莖扯着水，風雨裏它晃，晃得像要斷了。可斷了嗎？沒有。它只是換個姿勢活着。順勢，但不隨波。柔軟，但不妥協。

天全黑了。他擡筏靠岸。回頭望一眼，河面暗沉，花看不見了。但他知道，天一亮，它們又會浮出來。白花花一片，比雪乾淨，比石頭篤定。這世間，最硬的骨頭，往往在最軟的身子裏。

## 不動聲色的力量



崔姪娜

在我的童年記憶裏，姥爺始終是清冷的底色。和熱忱溫和、愛熱鬧的姥姥不同，他沉默、寡言，自帶一層疏離感。

小的時候覺得姥爺孤僻冷淡，不像其他人家裏的老人那麼和藹可親，很少會主動親暱晚輩。

多年來我很少提到他，那些瑣碎的片段，我都草草將其歸類為平淡無奇，直到年紀越來越大、經歷世事之後，我才慢慢意識到，姥爺那冷冰冰的外殼裏藏著的是：最為清醒的生活哲學。

姥爺半生深耕鉗工手藝。旁人總覺得鉗工只是重複勞作的辛苦活，但是這種日復一日、不斷打磨、追求完美的生活方式，慢慢在他的骨子裏形成了獨特的品格——細緻、自律。

兒時姥姥家總是熱鬧非凡，兄弟姐妹成群，嬉笑打鬧、追逐喧嘩，滿屋都是孩童的吵鬧聲。房間被鮮活的煙火填滿，大家都沉浸在熱鬧的氛圍中，只有姥爺除外。

不管外界多麼吵鬧混亂，他總能安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自成一方天地。

我至今清晰記得姥爺的工具箱。那只是一個普通的木箱，看起來很普通，但是打開之後，卻是一個整齊整齊的世界。

小小的箱子裏面，各種工具按照類別有序地放置著，小小的螺絲釘整齊地排列在一起，鋒利的剪刀、平直的鋸條、大小不同的鉗子。

他住的小屋也是如此，面積不大，擺設也很簡單，但是總是一塵不染、整齊整齊。

最讓幼時的我費解的，是姥爺寫日記的習慣。在朦朧朦朧的認識中，寫日記是文人的一種風雅之事，而姥爺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一生和零件、機械打交道，並沒有滿腹經綸。

但是幾十年來，他始終堅持用筆記錄下自己的日常生活。生活中瑣碎的小事、心裏的想法感受

等，他都會一一地記錄在紙上。

我們在外面盡情地玩耍，吵鬧不已，而他則靜靜地待在屋內，或者打磨一些小物件，或者修理家裏損壞的用具，或者伏案寫日記。

外界的喧囂，彷彿從來都闖不進他的世界。

童年漫長的歲月裏，姥爺極少對我們說教，唯獨一句話，輕輕落在我耳畔，陪我走過歲歲年年，彼時懵懂不解，如今醍醐灌頂。他曾經聲對我說：「你要勇敢做自己。」

那時的我年紀尚小，聽不懂這般深刻的話語，只當是尋常碎語，懵懵懂懂記在心底。直到多年以後，我在書中讀到心理學家卡爾·羅哲斯的同款言論，塵封的記憶瞬間被喚醒，年少的困惑豁然開朗。

我終於讀懂了姥爺的沉默。他的清冷從不是孤僻冷淡，他的安靜從不是麻木寡淡。

他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懂得如何安頓自己的生活，以自身的經驗判斷世事，以自己的節奏行走人間，始終堅守自我的主體性，不被外界裹挾，不被他人定義。

姥爺普通的一生中並沒有波瀾壯闊的經歷，也沒有光鮮亮麗的成績，但是卻用自己的一生來教導我最寶貴的人生哲理。

這世間千人千面，人人都在追逐合群與熱鬧，太多人活在別人的眼光裏，為了迎合世俗改變自己，為了取悅他人放低姿態，慢慢弄丟了本心，亂了自己的步調。

最好的生活狀態並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而要保持本真的自我。

守住自己的節奏，穩住自己的內核，接納自我，忠於自我。人間喧囂，萬事紛擾，守住本心，方能行穩致遠。守住自己，便勝過萬千繁華。

## 書信流年



陳松

抽屜深處，一摞泛黃的信封靜靜躺著，紙頁已有些發脆，邊角也磨得毛糙，卻仍能聞到淡淡的墨香。它們像被時光遺忘的碎片，偶然翻出，便將我拉回那些慢悠悠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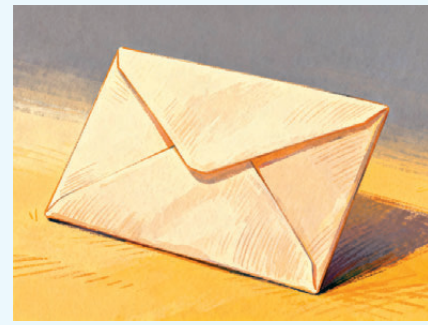
小時候，家裏總是昏黃的燈光搖曳，父親常在燈下寫信。我趴在桌邊，瞪大眼睛看著他一筆一劃地落字，鋼筆在紙上沙沙作響，就像春蠶在努力啃食桑葉。那些信是寫給遠方親戚的，內容無非是收成好壞、誰家孩子考了學、誰又添了孫輩。我總是好奇地湊過去，想弄明白為何非得寫下來，打個電話不更快？父親笑著說：「信能留著，話卻留不住。」我似懂非懂，只記得他寫完後，會輕輕吹乾墨跡，小心翼翼地摺好，塞進信封，再鄭重地貼上郵票，彷彿交付的不是紙，而是一段沉甸甸的牽掛。那時的我總覺得父親對待信件過於慎重，卻不知其中飽含的情感與寄託。

後來我上了中學，開始有了筆友。那是個信息尚不發達的年代，一封信要走三四天。等待成了最煎熬也最期待的事。每次收到回信，我都迫不及待地躲到操場邊的梧桐樹下讀，生怕被人看見

信裏的悄悄話。她寫她的城市、她的煩惱、她的夢想，我則回以小鎮的雨季、課本裏的詩句、對未來的模糊憧憬。那些信紙，有的被雨水打濕過，有的夾著乾枯的花瓣，每一封都像一個獨立的小世界，藏著少年心事的褶皺。記得有一次，我因為考試失利心情低落，筆友在信中寫滿了鼓勵的話語，那封信我讀了又讀，彷彿從中汲取到了無盡的力量。

再後來，電話普及了，短信、微信接踵而至。書信漸漸淡出生活，像退潮後的貝殼，被遺忘在記憶的沙灘上。直到前些天搬家，我翻出那些舊信，指尖拂過熟悉的字跡，忽然眼眶發熱。原來，那些慢吞吞的等待，那些反覆斟酌的詞句，那些藏在摺痕裏的溫度，早已悄悄織進生命的紋理。

如今，我偶爾也會寫點東西，卻再難有當年的心境。書信，或許真的成了舊時光的遺物。可我知道，有些情感，只有在緩慢的書寫中，才能沉澱出真正的分量。歲月如歌，書信雖已淡出我們的生活，但它承載的那份真摯與溫情，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深處，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書信承載的那份真摯與溫情，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深處。 AI繪圖